

名城遗迹

走访扶摇村

◎林南中 文/图

“扶摇过去是十分繁华的一个村落,因为位于九龙江北溪沿岸,交通便利,村中又有陶瓷生产及农作物栽种,因此古时居住在这里的杨氏族人就出了许多大户人家。”从小居住在这里的杨惠木,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可以说是如数家珍。

扶摇又称磁窑、瑶山。明嘉靖十三年(1534年)为龙溪县二十三、四都磁窑社。清乾隆二十七年(1762年)称二十三、四都磁窑保,至清中叶社名改称为扶摇。今扶摇村为龙文区郭坑镇所辖,其东与长泰区珠坂村接壤,西临九龙江北溪,隔江与蓬洲、东坑社相望,南与董卿村、院后村相连,北接洛滨村。全村辖扶摇、后宅两个自然村,村民以杨、李姓为主。

走访扶摇,映入眼帘的是位于瑶山脚下的扶摇关帝庙。据载,扶摇关帝庙建于明万历年间,庙内存明天启《重塑关帝金身像》及清顺治十五年的重修碑记。关帝庙坐东北朝西南,设有前后两殿,建筑依山势渐次抬高。前殿面阔三间,中为天井,左右置钟鼓楼,后殿面阔三间,单檐歇山顶,整个建筑依然保留着明清风格的规制和布局。

扶摇关帝庙管委会向我们介绍了关帝庙的来历,相传明朝时,扶摇有一个村民挑着陶器到铜山(东山)去卖,结识了当地的一个姑娘,后来姑娘嫁到扶摇,嫁妆中带来了关帝神像,因而便把关帝香火带到扶摇,后来村民便在这里建了关帝庙。

扶摇关帝庙文化底蕴深厚,庙中的“两宝一奇观”更是令人赞不绝口。据介绍,第一宝是庙中的八仙蟠龙石柱,石柱雕刻栩栩如生,传为清末时请来泉州师傅所雕,据说这个石雕师傅一生只雕两对石柱,一对在扶摇,另一对在中国宝岛台湾。石柱青龙、八仙、花卉神形兼备,惟妙惟肖。

庙中第二宝是关帝神像的青玉腰带,腰带共有20节。传说明万历年间,明神宗朱翊的母亲得了一场大病,宫中的御医束手无策。有一天晚上,关帝托梦给扶摇商人,让他们带12个柑桔,进京为皇母治病。扶摇商人便按照关帝托梦所嘱,进京为皇母进献柑桔。皇母吃了扶摇柑桔后,身体立刻恢复了健康。万历皇帝得知母亲病愈,龙颜大悦,于是御赐扶摇关帝青玉腰带一条,以答谢关帝圣君托梦救母之恩。此青玉腰带在庙中一直流传至今,现在只有到每年的庙庆才会向信众展示。

扶摇关帝庙除了这两宝,还有一奇观,就是每年农历五月、十月份中旬夕阳照在九龙江上,水面将阳光折射到关帝的脸上,这时关帝神像便越发显得威武庄严,丹凤眼、卧蚕眉栩栩如

生,仿佛真人一样。

旧时,制陶是扶摇的主要产业,现村中尚存南宋及明清窑址十多处,有家用陶器、观赏瓷器等,产品销往省内外,其中“鲤鱼吐珠”细陶壶闻名全国。村民杨惠木带着我们查看了村中的一处陶器遗址,现场看到此处遗址表层还残存许多陶器碎片,器形大多较为粗糙,据说是专为附近的“天宝菜脯”而生产的。在陶器遗址不远,存有一座年代久远的石条状古桥,当地称“三板桥”,过去桥下可通航,扶摇产的瓷器从这里运出销往各地。历经岁月沧桑,扶摇陶瓷业早已消失,然而幸存下来的陶器遗址见证了这段历史。

走访扶摇时,村民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当地出土的小瓶口瘦长瓶,有人称之为“国姓瓶”,“国姓”是郑成功的赐号,传说是当年郑成功军队用来装火药投掷的火器。但据相关出土报道称,在东山郑成功沉船上曾发现有铁制地雷、手雷等,因而这种“国姓瓶”是否为郑成功时代的“手榴弹”,也受到质疑。南靖文史专家东溪梅说,这种陶瓶是做陶瓷研釉药用的,东溪窑出土的研钵很大,配套的研磨工具就是这种。由此可以看出,此瓶应是扶摇村旧时陶瓷研釉的一种用瓶。

在扶摇村,镇安寨是肯定要走的景点。镇安寨坐落在扶摇村瑶山顶,相传山寨建于南宋(另说建于明初),寨平面呈船形,周长268米,面积达4850平方米。山寨设三门,正门朝南,门高约2米、宽约1米,门额镌“镇安寨”三字。外围存部分古寨墙,墙体为三合土夯筑,寨内同样也有一处关帝庙,与山下的扶摇关帝庙相互呼应,相映成趣。

镇安寨因地处九龙江岸边,易受匪盗骚扰,村人便建起山寨。镇安寨雄踞江岸边的小山坡上,四周视野开阔,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之势。历经风雨沧桑,残存的山门及三合土墙体虽已残破不堪,但依然可见当年城堡式的威严。相传,镇安寨原居住有许姓和林姓人家,据说此支林氏与迁台后裔前国民党副主席林洋港家族有渊源,是龙文区又一涉台溯源的古迹。

过去,制糖也是扶摇的一大产业,扶摇周边盛产甘蔗,扶摇村就地取材,村里设了许多制糖作坊,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村中还有三个制糖厂,今遗址尚存,见证了过去的一段往事。

走在村中,古迹随处可见,村中的莲花古井为方形交丁样式,传为明代之物,井径约2米,这样大口径的方井在漳州甚为罕见。村中还有狮头尾古庙、柳贝岩遗址,以及与宋代儒学名仕陈淳有关的遗迹和碑记等值得探访。



扶摇村景



镇安寨山门



扶摇关帝庙



镇安寨内关帝庙



镇安寨东门

闽南方言

闽南方言中的儿童

◎郑通和

闽南方言中,儿童不叫作“儿童”,也不叫作“孩子”。

有以下几种名称:

一、伢儿

伢(zhēn)子:童子。《新唐书·褚遂良传》:“昔秦文公时,有伢子化为雉,雌鸣陈仓,雄鸣南阳。”宋杨万里《寄题南城吴子直子常上舍兄弟社仓》:“活儿伢子和冻黎,诏子又孙孙又子。”

“伢僮”,亦作“伢童”,与之同义。汉张衡《西京赋》:“尔乃建戏车,树修旃,僮僮程才,上下翩翩。”清陈维崧《贺新郎·初夏城南观剧并看小儿作偃师幻人诸杂戏》:“曲终杂爨喧逐奏,有伢童交竿缘榦,巧将身属。”

本地闽南话,常有改后缀的“子”为“儿”的,如“石子”为“石儿”,“桌子”为“桌儿”,“杯子”为“杯儿”等。

“伢子”,也一样改作“伢儿”(gīng阴平 a阳去),义同,即小孩子。如:“这个伢儿,三四岁尔,会背几十首唐诗。”“喂!伢儿,恁老母找你无,较紧转去!”

“伢子”“伢僮”或“伢童”,本地话中,就说作“伢儿”。

二、团

“团”:一音为“jiǎn”,义为“小孩”。唐顾况《团》诗:“团生闽方,闽吏得之……团别郎罢,心摧血下。”原题解:“闽俗呼子为团,父为郎罢。”宋陆游《戏遣老怀》诗:“阿团略如郎罢老,稚子能伴太翁嬉。”

本地闽南话,“团”(giā阳去),义同“小孩”,可以是自家,也可以是别人家的小孩。如:“俺这团很乖。”“伊两个团拢上小学读册了。”

不过,“团”在闽南话中,也包括成年的子女。

三、伢儿妮

妮(nī):一义为“幼儿”。《广雅·释亲》:“妮,子也。”王念孙疏证:“妮,亦儿也……凡物之小者谓之妮。婴儿谓之妮。”

本地闽南话,“妮”前加“伢儿”,称婴儿为“伢儿妮”(gīng阴平 a阴平 l'ī阴平)。用以称人家的婴儿。如:“这个婴儿妮,出世甫三个外月尔。”

四、伢儿孺

“孺”(nái):①老年所生的幼子;最小的儿女。明陆容《菽园杂记》卷十二:“广东有孺字,音奈,平声。老年所生幼子。”清钮琇《觚賸续编·亚孺成神》:“孺字不见于书,唯闽粤之俗有之,谓末子为孺。”《中国谚语资料·一般谚语》:“做女要做孺,做仔要做大。”

本地闽南话,“孺”(lāi阳平),不一定是老年所生的幼子或末子,只要是幼子,均可称为“孺”。不过,前加“伢儿”为“伢儿孺”,用以称人家的幼子。如:“这个伢儿孺,很可爱!”

又乡下人把人家的女儿呢称为“姑儿孺”(goo阳平 a阴平 lāi阳平)。这是为关系亲密,将这小女孩当作小姑,所以对之有这样的昵称。

三之“伢儿妮”,四之“伢儿孺”也都叫作“伢儿孺”,都指婴幼儿。

远、山路崎岖等因素,村民接受书香滋润、文化熏陶的选择并不多。有的书目品类单一,村民不感兴趣;有的借书难、还书难,村民觉得不方便……这些问题的存在,已成为乡村文化振兴路上亟待搬走的“绊脚石”。

如何搬走乡村文化振兴的“绊脚

石”?旺苍县探索推出的“图书漂流”,不失为一次有益的尝试。新闻报道中,“图书漂流”的操作并不复杂,就是以村里的农家书屋为核心,在各个社组集中地带挂起了图书漂流柜。村民们根据需要登记借阅,阅读完毕后

再把书籍摆放回图书漂流柜,由专人

定期到各个社组更新图书漂流柜内的图书。这样一来,就拉近了公共图书资源与读者的距离,有效解决了山区群众阅读难的问题,自然也就能在一定层面激发大家的书香情怀。

“图书漂流”是服务意识的前行。

流柜提出意见建议,县图书馆将根据村民建议选择下次送哪些图书。不难看出,“图书漂流”归根到底就是服务观念的革新,这种观念的革新实际上就是服务意识的前行。

“乡村振兴既要塑形,也要铸魂”。乡村文化振兴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。

此前,中办国办印发的《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,“让农民共享城乡优质文化资源”。试想一下,无论假日时节还是农闲时分,打开图书漂流柜翻看翻看自己喜欢的书籍,岂不是幸福惬意的事情?向村民创造更多阅读的条件,提供更多涵养书香机会,让文化馨香在乡村飘溢,让更多村民乐享书香熏陶,就一定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动能,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落地见效。

◎丁恒情

让“图书漂流”推动乡村振兴

闽南俗语

水涨再来看卡

——闽南俗语解读之五十七

◎张亚清

“水涨再来看卡”是一句流传在闽南沿海地区的俗语。其“卡”指“鱼篓”。在闽南沿海地区,常有一些村民划着小船出海去讨小海。他们通常是在退潮时出海,到涨潮时回港。他们出海捕捞的鱼虾都装在鱼篓里,要了解出海时谁的收获是多是少,要等到涨潮回港时看鱼篓才知道——这就是所谓的“水涨再来看卡”。

“水涨再来看卡”是工作成果的检验。一家企业一年来生产如何,产品是否降低成本,是否打开市场,效益是增是减,与往年同比是增长还是下降,到年终都要进行一次总核算;一家商店一年来营业额多少,是盈利还是亏本,到年终也要进行一次总结算;一个机关单位一年来抓了几项工作,其成效如何,到年终也要进行一次总检查。这些都是“水涨再来看卡”的表现。“水涨再来看卡”又是

工作经验的总结。各家企业、商店和单位在检验一年工作成果时,还要总结一年来成功的经验是什么?失败的原因是什么?这也都是“水涨再来看卡”的具体内容。

“水涨再来看卡”是承包责任制的体现。如果出去讨小海的收获搞大呼隆,不体现在各自的鱼篓里,就无从考核,也就不存在着“水涨再来看卡”的问题。“水涨再来看卡”是实打实的考核。如果人们不去考核水涨后鱼篓里的收获,而先去考核他出海时如何摆开大干的姿势,如何发出豪言壮语,那“水涨再来

看卡”就失去它应有的意义。“水涨再来看卡”又是一种激励机制。通过翻开鱼篓看收获并进行评比,可激励人们争先恐后再创佳绩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,一定要勤巧结合,埋头苦干,争取“水涨再来看卡”时能亮出丰硕的成果。

文人轶事

拒绝的骨气

◎唐宝民 文/供图

最近读了严昌先生编著的《原来民国是这样》一书,发现很多民国人物都是非常有骨气的,面对权势人物的收买和拉拢,他们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,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铮铮铁骨。

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,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,他写的一系列小说,在当时风靡全国,使他名声大振。他的小说的内容,虽然大多是才子佳人、风花雪月,但他本人却不像他的小说那样软绵绵的,而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。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很看重张恨水的才华,有一次竟然登门拜望张恨水。张恨水对他们夫妇也以礼相待,但表现得并不卑不亢,蒋氏夫妇离开时,张恨水只招呼佣人送他们出门,自己没有亲自到门口送蒋介石夫妇。张学良也非常看重张恨水的才华,并想拉拢张恨水到自己的手下做事,以便为自己撑一下门面。他知道张恨水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文人,便告诉张恨水:你只需答应做我的文化顾问,不用到我那里上班,照常在家里写作,我每月就会给你开100大洋薪水。这样的好事,等于是天上掉下来了

了一个馅儿饼,何乐而不为呢?但张恨水却以“君子不党”为由拒绝了张学良的聘请,显示出了独立的个性。

袁世凯当政后,许多人都跑前跑后、溜须拍马,但辜鸿铭却特别讨厌袁世凯,曾在不同场合公开骂袁世凯。他曾在《张文襄幕府纪闻》中公开讽刺袁世凯只配给“老妈子倒马桶”,还公开说:“人家都说袁世凯是豪杰,我偏说袁世凯是贱种!”袁世凯听了这些话,当然对辜鸿铭特别恼怒,可碍于辜鸿铭名气太大,他也不敢把辜鸿铭怎么样。后来,袁世凯想出了一个拉拢辜鸿铭的办法,他托人请

辜鸿铭到袁家做家庭教师,并给出了月薪500元的丰厚待遇。当时的辜鸿铭,穷困潦倒,都快要吃不上饭了。可是,袁世凯送到嘴边的这一大块肥肉,他却拒绝吃下、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袁世凯的聘请,继续饿着肚子骂袁世凯。

千载而下,学人如过江之鲫,但能在权势面前保持独立性人格的人,却少得可怜。大多数人都是一副奴颜和媚骨,向当权者卑躬屈膝,表现出了十足的奴性。而这篇文章讲到的几位学人,却在权势面前展现出了嶙峋的风骨,足以让那些缺钙的奴才们自惭形秽。



张恨水



辜鸿铭

文化丝语

借阅点距离远、山路崎岖,是四川旺苍县推广全民阅读的难题。为了延长公共文化服务半径,当地以试点村落农家书屋为核心,在社组集中地带挂起图书漂流柜。图书从县城“走”到乡村,从农家书屋“走”进居民家中,流淌在田野上的这缕书香,让阅读成为村里的一道新风景。(2021年3月17日《人民日报》)

民族要复兴,乡村必振兴。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。应当看到,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,乡村文化振兴取得明显成效,乡村文化活力得到持续释放。不过,在广大农村地区,由于距离远